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五十一

詩集

鏡川先生詩集序 李東陽

詩與諸經同名而異體蓋兼比興協音律言志屬俗乃其所尚後之文皆出諸經而所謂詩者其名固未改也但限以聲韻例以格式名雖同而體尚亦各異漢唐及宋代與格殊遠乎元季則愈襍矣今之為詩者能執宋

窺唐已為極致兩漢之體已不復誦而或者又曰必為唐必為宋規心為俛首縮步至不敢易一辭出一語縱使似之亦不足貴矣况未必似乎說者為詩有別才非關乎書詩有別趣非關乎理然非讀書之多識理之至則不能作必博學以聚乎理取物以廣夫才而比之以聲韻和之以節奏則其為辭高可諷長可咏近可以播而遠亦可以傳矣豈必摸某家效某代然後為之詩哉謂願惟其異于文也故雖以文章名者或有憾焉兼之者蓋間世而始一見韓昌黎之詩或訊其為文蘇東坡之

詩或亦有不逮古人之嘆今觀其宏才遠趣拔時代而超人羣也惡可與不知者道哉鏡川楊先生夙抱古學以文名一世而復深于詩自入翰林三十餘年積晉庵東觀桂坊金坡諸稿若干卷某得而觀之竊以為先生之詩博采深誼典則深厚成一家言當意所得襟襟及七言古似宋五七言律似唐五言古似漢然于其時猶擇以為對非苟同時代稱名字者比而愛君憂民感事寫物則得諸三百篇之為深元之盛時稱范德機善作劉會孟善評盛世稱大家殆于范有所不屑某之愚不

知于會孟何如也獨是髻北蒙將識至于今不改評且益加厚某雖愚不敢以是私于先生蓋其名在天下不待知詩者然後知其為重也先生歷編修洗馬侍講學士少詹事以至吏部侍郎天下之望方隆未艾于是疑少達多窮之說為未必然又以見先生之學非于詩為止也彙以文類者若干視詩尤多則別為卷云

王城山人詩序

李東陽

王城山人詩者黃巖謝君世懋之所作也君居于王城山遂以其山自名君為縣學生七試于有司不得荐客

死于武林之邸其從子翰林編修鳴治輯其遺詩得若干篇予讀而悲之其詩始規倣盛唐諸人得宛轉流麗之妙晚獨愛杜少陵乃盡變其故格以為清激悲壯之調思極其所欲言者其死也蓋有遺力焉然其叙事引物感時傷古憂思笑樂往復開闔未嘗不出乎正觀此亦可以知其人矣夫詩者人之志興存焉故觀俗之美與人之賢者必于詩今之為詩者亦或辭綴刻削反有失其志之正信乎有德必有言有言者之不必有德也君之志興不啻乎詩不幸而不見于世非其詩孰可與

傳者此輯詩者之志也古稱詩人達少而多窮其固然者與適然固未暇論然其窮也人莫不悲之其悲之其亦不皆賢也而徒以其詩况非獨詩人哉予恒謂天下之士必有負奇抱傑老死于巖穴之下者有士如謝君非詩則莫之知也天下之士不幸而不見于世者何限于此蓋重予之悲而益感夫輯詩者之志也君之兄世修為寶慶知府及鳴治皆賢而能詩其所倡和者尤多不在卷中

赤城詩集序 李東陽

詩之為物也大則閔氣運小則因土俗而實本乎人心古者道同化洽天下之為詩者皆無所與議既其變也世殊地異而人不同故曹幽鄭衛各自為風漢唐宋之作代不相若而亦自為盛衰逮之于元其變愈極而其間賢人義士往々奮發振迅為感物言志之音者蓋隨所得而成焉然亦鮮矣夫自樂官不以詩為教使者不以採詩為職是物也若未始為天下之重輕而所閔者固在也然則不得與于天下者因其所得為而求之亦固非君子之心哉浙之東有州曰台古赤城郡地其

人固多能詩吏部郎中黃君世顯翰林侍誨謝君鳴治  
誦其遺篇而胥嘆曰此吾鄉文獻之懿其不可以廢乃  
輯宋宣和至我朝洪武永樂間得數十人人若干篇為  
六卷名之曰赤城詩集初宋理宗時有林咏道者嘗輯  
為天台集今刻本不傳天順初國子學錄張存粹輯黃  
巖英氣集而不及翁縣至是始粹然成編予得而觀之  
其音多感慨激烈而不失乎正蓋宋元季世甲兵飢饉  
迄無寧居國初一統甫定而其君子猶有感時悼昔之  
意風標義概或出乎憂患疾疾之餘者皆可得而見也

若唐項斯宋楊蟠之徒皆以詩名而世遠不可究故存  
者左經臣而下不過數十人使數百年之間如二君者  
時輯而代錄焉當不止是以其止于數十人也則及時  
而為之其容以後乎哉二君將以是詩屬其鄉按察副  
使應公志欽鏗梓廣東復懼其未備將益蒐輯以為續  
集今文教日隆作者彙出方大鳴太平之盛其或有繼  
二君之志者雖百世可也

滄州詩序

李東陽

詩之辭與文異故有長于紀述短于吟諷終其身而不

能變者其難如此而或庸言諺語老婦稚子之所通解以為妙絕又若異然何哉若詩之才復有遲速精粗之異者而亦無所與繫杜子美以死狗彘語必驚人斗酒百篇者方嘲其太苦而秦少游之揮毫對客乃不若閉門覓句者之為工也是又將以為易邪以為難邪蓋其所謂異于文者以其有聲律風韻能使反復諷詠以暢達情思感發志氣取類于鳥獸草木之微而有益乎名教政事之大必其識足以知其奧奧而才足以發之然後為得乃天機物理之相感觸則有不煩繩墨而合者

謂非難作而亦不易作也滄洲張先生于文無所不能而尤工詩縱手迅筆衆莫能及及其凝神注思窮深騫遠一字一句寧闕焉而不苟用晚乃益為沈著高簡之辭而盡斂其峭拔奔洶之勢蓋將極于古人而不意其遽止也蘓之詩在國朝必稱高太史李迪合天下而言亦未見決然有以過之者使先生七同時居同地與相馳逐殆未知其稅駕之所而皆不壽以死寧不為天下惜之哉先生尚論古人雖唐以上猶有所擇予以一時一郡論之殆非其志亦姑就其所至者云爾若其恬澹

寡欲之心端居自守之操官雖久而不完于用天下之所為惜者豈知止是哉予先生同年進士又同官甚厚先生之卒其孤璉尚在襁褓求其遺詩不可得後靜逸陸先生取諸其從子璉以畀予家而靜逸亦卒因與謝方石吳龍菴二先生錄其若干篇為十卷文太僕宗儒以付其所部成府判桂刻于淮安書成屬予序因為題其編之首先先生名秦字亨父別號滄洲累官翰林修撰卒時年四十有五

瓊臺吟藁序

李東陽

昔人謂行必萬里道讀萬卷書乃能讀杜詩蓋杜之為詩者悉人情談物理以極乎政事風俗之大無所不備故能成一代之制作以傳後世非惟不易學亦不易讀也禮部尚書瓊台先生丘公蚤能詩信口縱筆若不經意而思味雋永援據該博平生所得近萬篇往往好事者取去晚乃按其存者分類為編殆二十之一而已東陽在翰林從公久近見其所編者如探寶藏入武庫心悸目眩應接不暇蓋于此得大觀焉公自嶺海踰江淮以入京師其遠則萬里也自裨官野錄以至金滕玉局

綜囊汗簡之書未始不讀其多殆不下萬卷也故出其  
所得為劇談高論如縑絲炙藪竟日不竭議古今成敗  
天下之地理風俗平險美惡如函圖指掌歷、可概見  
著而為文如鰲負山鵬運海氣挾軒揭莫之與抗而不  
獨詩也然公之學亦于詩為見之夫去古既遠至唐以  
詩賦取士專門而久業旬煨而月煉乃有一句合格篇  
未成而傳誦人口者此詩之盛亦詩之弊也公之學于  
詩固有所不屑專而寔專門者所不逮彼膚見謏識管  
窺蠡測豈復能盡其妙哉論詩者以氣運為主亦或以

江山為助國朝熙平百年禮樂方作氣運之盛固有攸  
微而嶺海之秀又水銀丹砂靈芝赤箭所不能當者是  
詩之成固公學力所就抑豈偶然之故哉公雖欲辭一  
代制作之名以靳後世有不可得者矣公所著有大學  
衍義補已上進世史正綱朱子學的諸書多梓行于世  
而雜文尤多則別刻以傳茲特其詩集云

書沈石田詩稿後

李東陽

右石田沈君啟南詩若干卷吳文定公序之詳矣初文  
定以寫本一帙視予欲有所序述嘗觀擬古諸歌曲愛

其醇雅有則忽三十餘年聞石田年益高詩日益富至若干卷總之為若干首間始刻于蘓州而文定已捐館舍翰林吳編修南夫來自蘇則以石田之意速予予撫然感之夫形聲之在天下皆出于自然亦有詩歌以為聲藻繪以為形者其大用之朝廷邦國固未暇論而閭巷山林之下或不能無若論其至亦可以通神鬼奪造化降于後世乃流為技藝之末而造其妙者猶以為難說者謂詩為有聲之畫畫為無聲之詩二者蓋相為用而不兩能若詩之為聲尤其重且難者也石田寄

意林壑博涉古今圖籍以毫素自名筆勢橫絕屢出蹊徑片楮足練流傳徧天下情興所到或形為歌詩題諸卷端互以相發若是者不過千百之十一故多以畫掩其詩及其撫事觸物感時懷古連篇累牘則藏于其家非遇知者歛不自售今既梓行而人誦則詩掩其畫亦未可知而惜予之不盡見也姑以是復南夫且終文定之諾云石田名周蘇之長洲人也石田其所自號年八十有一

叙錄王城先生詩後謝鐸

成化七年辛卯秋九月某日鐸叔父王城先生卒于杭  
訃達于京師鐸南望痛哭既而黃吏部世顯來會哭明  
日吾鄉大夫士來弔又明日大夫士知先生于鐸于吏  
部者皆來弔又明日吏部與予謀所以塞哀者不得從  
故篋得先生諸嘗往來詩四十九篇去年錄自家者五  
十九篇又二十七篇則廣東鄺尹載道所得也總之百  
六十九篇為三卷以告于太史氏賓之李先生先生曰  
悲哉窮也此可以知其人矣獨詩人哉非其詩固莫可  
與傳者乃遂為之序鐸再拜泣以為質而以徵銘于蒙

泉先生岳公公曰不誣其可傳也哉於乎先生之行  
材之學鬱不得施者餘二十年而其在家庭在鄉黨在  
朋友在師弟子者可信也詩則一端耳予初錄是詩以  
藏也謂以念睽離代教益而豈知其至今日而天下大  
夫士之知先生者止是哉於乎先生所立以不朽者止  
是哉鐸尚忍讀先生之詩耶太守叔父先生伯兄皆鐸之  
所從以受業者也命鐸叙所以錄先生之詩者遂泣而  
志諸其末先生之詩多不存稿此蓋其十之一云

重刊石屏詩序 謝鐸

宋之南渡吾台文獻實稱東南上郡而詩人亦多有散  
江湖間若石屏先生戴公式之其一也然當其時台之  
人以科第發身致顯榮者何限而石屏獨工于詩以窮  
豈詩固能窮人哉蓋天之于富貴往往在所不惜而于  
斯文之權恒若有所靳而不易以予人何也斯文天地  
精華之氣必間世而後得富貴則倘來之物趙孟之所  
能賤者也故一代之興起而為將相者比肩接跡而文  
章之士或不能以一二數幸而得之必困折其身拂鬱  
其志俾之窮極而後已若漢之蘇李唐之李杜宋之蘇

黃其于詩也皆出顛沛放逐之餘而後得以享大名於  
後世夫豈易而與之哉雖其視當時富貴之之極而泯  
泯無聞者則不啻霄壤矣是以古之君子寧為麟培無  
為鴟鳴寧為碎玉無為瓦全寔亦有見乎天之意其所  
重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於乎豈獨石屏一詩人哉三代  
以降以道致窮雖上聖大賢如孔孟者亦有所不免然  
則石屏之以詩窮亦何足怪哉石屏之詩當宋紹定中  
樓玫瑰鑄吳荆溪子良嘗叙之以行于世矣弘治初其  
裔孫廣東叅政豪慨念散逸將重刻之未就而卒今日

之六安學正鏞叅政之子也將畢叅政之志而未能以告于其守宋君克明克明素重斯文而樂于義舉者乃不閱月而功以告竣馬於乎石屏之沒幾三百年而詩又大行于世 若是乎不窮矣彼以當時富貴為達者誠烏足以知之

杏園重會詩序 謝一夔

皇上即位之有十三年朝廷肅清四裔賓服而百司庶事亦用簡康縉紳士夫得以暇日少遂燕樂之私乃三月一日武庫郎中鎮南陽君宗嗣置酒元寧觀會同年

于朝者凡三十有幾人目曰杏園重會坐席之序以齒而甲第先後官職崇卑不與也是日天氣晴明惠風和暢樽罍既陳衣冠駢集諧笑以暢其懷勸酬以盡其情伶人歌舞以助其歡酒半修撰鄭瑤夫首為七言詩二律以紀述其事于是在席諸君皆倚韻和之明日宗嗣書各所作屬予言序之用垂久遠予惟自古名賢達士因時撫景未嘗不晏會以肆其樂形諸言以紀其寔昌黎韓子所謂飲酒而樂所以宣其和感其志而成其文者是已然邈自往古以迄于今其為文字晏會者不可

勝紀求其彰也聞當時名後世者惟蘭亭真率數晏蓋  
蘭亭以有右軍真率以有富歐諸公故也然則諸君欲  
為斯會遠圖可不思所勉樹功德而徒侈諸詩文可乎  
抑予于是因有感焉昔在庚辰同與廷對入仕者一百  
有五十距今十八年而與茲晏者財三十人中間或職  
南畿或遷外服或以故去官遭貶黜與壽年不永者已  
五之四人生聚散不常弁沈因測如此苟不乘時勉修  
職業以建立事功不重虛此生哉書曰詩言志歷觀諸  
君之詩皆瀟灑乎治世之音而忠君愛國之心朋友規

勉之誼藹然溢于言表繼今以往尚期各隨所任而夙  
夜匪懈以弼成聖天子億萬年雍熙之化使職業之修  
功烈之著炳也烺也光映簡冊斯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所學而無忝今日之會其或靜言庸違與世之碌也者  
無異則奚足道哉三十人襄陽父天錫仁和鄭瑤夫某  
某也

楊文定公詩集序

彭時

詩自三百篇而下其辭屢變其音節高下世異而人不  
同然其和平雅正無彫刻險恠之弊者大抵皆盛世之

者也觀漢魏六朝以及隋唐宋元諸家篇什槩可見矣  
惟我皇明混一區宇右文興治超軼前代至宣德正統  
間治教休明民物康阜可謂熙洽之世時矣當是時以  
文學顯用者有三楊公焉而文定楊公湖廣石首人也  
湖廣古荆楚地今天下大藩其山有衡岳之秀拔水有  
洞庭江漢之清澈山川奇氣世鍾于人而公獨得是氣  
之異力學充養益宏以深登名進士列官翰苑在宣德  
中入侍禁廷備顧問者十載名德駁乎彰聞迨正統  
初遂與泰和楊文貞建安楊文敏二公同居內閣協心

匡輔並列三孤之位一時功名事業烜赫盛大屹然為  
朝廷之表儀縉紳之冠冕天下人望咸歸重焉其後二  
楊公沒公歸然獨存年益高而望益重士大夫有得其  
詩文者莫不藏弄以為榮公亦樂于應人之求肆筆成  
章皆和平雅正之言其視務工巧以悅人者遠矣何也  
蓋資稟之異涵養之深所處者高位所際者盛時心和  
而志樂氣充而才贍宜其發于言者溫厚疏暢而不彫  
剌平易正大而不險恠雍止乎足以鳴國家之盛豈偶  
然哉語曰有德者必有言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公

之謂與公沒三十餘年姑蘇項君來為湖廣憲使以公是邦之望乃取其詩刻梓以傳介禮部員外大冶周宗智屬予序於乎公之德業固不待詩以顯而其詩有不可不傳者蓋公心志學術之所存也誠使後學即此而觀得其所存之寔有所感慕興起嗣教績于方來豈不益為湖廣山川之重是固項君嘉德尚賢啟迪邦人之美意然使天下後世咸知治世之音如此則于風教亦未為無補云予故推本其意序諸篇庶讀者興焉

顧全州七詩序

蔡羽

辭無因乎情也無異感乎遇也  
有不同情狀形焉是故  
達人之情舒以縱其辭喜窮士之情隘以戚其辭結  
羈旅之情怨以孤其辭慕遠游之情荒以悞其辭亂去  
國喪家者思以深其辭曲此無他遇而已矣予讀顧子  
全州之詩知其遇也全州曩時詩格和平讀之令人喜  
豁自譎全寄詩七章皆感慨愁抑夫感慨愁抑必有所  
不足也顧子平日視富貴若浮雲豈為是哉于是乎窺  
見忠臣烈士之操素也畸者哲人執人之政思其居有  
故而去憂其終不信于當時信于來世故居東浙又返

魯削史去魯著書即沉為騷以宣暢其語言道其志慮  
至于憑高望遠撫時而動殊方異域靈山秘水丘墟台  
榭一湊于目言為之變時有適然以為非過乎夫王爍  
之江陵庾信之閩中子美之成都其地至今為天下勝  
非山水之間固有情而弗釋也乃三子者之發為文章  
憂愁鬱結一慨千載讀之者未嘗不流涕是去國懷鄉  
之情也夫慶興廢而無所寓其情與有情而莫能言凡  
庸也揚子雲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予以  
為君子進則憂其民退則憂其君若夫取貴一時權脅

萬乘去而邈々拉齒折脅者之所為也豈忠臣志士之  
情哉華玉忠義奮發慷慨有大節自開封府尹左遷全  
州全為國家南夏之鄙山川秀深華玉有深思惻怛之  
情其過也詩之鬱結固宜

鳳峰子詩序

文徵明

有鳳峰集若干卷四明郡守華亭沈鳳峯公之所著也  
公早負雋才明經績學後聲三吳既舉進士為司寇屬  
詳刑析律深于吏治及是補郡輒上課最踐歷中外名  
實並敷余家吳門去公不數舍而敬先爽々寔所稔聞

合歲汪君鏜孫自四明來示余此集余受而卒業焉鑄  
詞命意莫不合作而圓融藻麗綽有唐人之風信今作  
者莫有加也我國家以明經取士士之有志飭名者莫  
不刺經括帖剽獵舊聞求有以合有司之尺度而詩非  
所急也既仕有官則米鹽法比各有攸司簿領勾稽每  
多困塞自非閒曹散秩在道山清峻之地鮮復言詩而  
實亦有不暇言者而近時適道之士遊心高遠標示元  
樸謂文章小技足為道病絕口不復言詩高視誕言持  
其所謂性命之說號諸人人謂道有至要守是足矣而

奚以詩為夫文所以載道詩固文之精也皆所以學也  
學道者既謂不足為而守官者又有所不暇為詩之道  
日以不競良以是夫昔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  
其亂乎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  
可于是下陵上替能無亂乎謂無學雖無害于為政而  
政皆苟且必及于亂如此沈公文尚西京志意勤劇雖  
閔決緒政日不暇給而手披口吟不以時廢然則公之  
所為獨詩也哉于是乎有以知其政矣

西晉書曰：夫君子之於道也，如木之於水，水涸則木亡，道廢則人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薄而位尊，智小而用大，則禍必隨之。是以君子居則觀象象而自修，動則觀象而自勸。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尊天道而法其象。故君子居則觀象而自修，動則觀象而自勸。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尊天道而法其象。故君子居則觀象而自修，動則觀象而自勸。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一

餘姚黃宗羲編輯

序五十二

詩集

松蘿山遊詩序

程敏政

松蘿山在吾休寧縣北十五里，號幽勝。予十年前嘗一遊焉，每以為未愜。暨南還，值抱病連歲，不克往。弘治壬子春，銳作一行，而雨連月，亦不敢必也。暮春廿一日，忽霽，天氣清和，人意甚適，乃以詩約縣庠司訓黃倫汝彛。

鄉進士張旭廷曙而同遊者五人陳崇天爵詹貴存中胡昭靜夫及族人正思用礼天錫敬之侍行者三人弟敏亨及子堽姪塏也或馬或輿聯翩出松蘿門而東折北過石羊干崇岡複壠麥香襲人桐花盛開如雪而紅紫則不可得見矣行七八里則松蘿水一脉演迤南出兩山夾峙盤迴斗折入益深境益奇每一折即古松蘿踞怪石錯立飛泉淙淙水禽交鳴蔚有殊意疑有謂蘭亭武夷者正復如此而已行又七八里抵山麓古佛庵在焉與客小憩解衣登山引矚四望聯袂屬嘯杳莫知

其所窮第聞樵斧敲丁丁與澗谷相應而畊者漁者隱顯出沒於煙雲墟落間相顧恍然疑與世隔乃據松下盤石而坐呼童子掘筍作茶供聯句一章還飲小閣心暢神怡如有所得而忘其登陟之勞酒半限韻各一章興發而別有所出者不禁已而夕陽再出過山背汪氏亭子適當路中復邀飲數行日益下乃出山途中有作或和或否亦各取適而已惟汝彝遊最勇詩最工予輩不及也昔羊太傅鎮襄陽病不得謝每至峴山至于泣下然有所如往賓佐皆從笳鼓載道貴而好游者也柳

柳州在謫藉搜抉巖數幾無遺勝其序所會者謂皆大半不遇之人困而好游者也予不佞挾冊入官所典者冷局得早休自適無公羊之頭且絀吏議荷天子恩不加竄殛而遊不出其鄉所與遊多一時寓公里族之賢者子弟相從為樂嘉<sup>孔</sup>為柳州之困則斯游也亦不可不自幸也雖然子朱子平生好佳山水嘗請納官于朝願為白鹿洞主領泉石是豈直遊而已哉遠眺望以玩心于高明法仁知以適情于壽樂皆自山水發之則吾之遊也方自此始觀者無謂其荒于嬉而不足與進于

聖門也哉遊之明日書倡和詩為一卷序而藏之

嚴滄浪詩序 林俊

詩寫物窮情慨時而系事寄曠達托幽憤三經三緯備矣降而離騷一變也而古詩樂府蘓李張鄜一變也曹劉張陸又一變也若宋若齊若梁氣格漸異而盡變于神龍之近辭至開元天寶而盛極矣而又變于元和于開成迨宋以文為詩氣格愈異而唐響几絕山谷詞尚刻深又一大變者也最後吾聞邵陽嚴丹羽滄浪力祖盛唐追逸蹤而還風響借禪宗以立詩辨別詩体詩法

詩評詩証而折衷之次擇精嚴新寧高漫詩唐詩品彙引為斷案以詔進來哲夫滄浪之見獨定故詩究拍歸音節停勻詞調清遠與族人少暮次山號三巖同時台人戴石屏深加獎重其子姓鳳山子野半山邑人上官閔風吳潛夫朱力菴吳半山黃則山盛傳宗派殆與山谷之江右詩派為近要亦唐之赤幟有摧堅扼險號召鼓翊之功者矣宋季避地江楚詩散逸為多吾閩憲淮陽胡君重器梅存稿僅百三十有餘篇與詩辨等作並發之梓至寶終出知宝要未誠之為兆尔矣憲伯雋

特有英槩寓懷寄興清麗悲婉與滄浪意氣相感發二百五七十年之下上是集行世為滄浪賀亦為得滄浪賀也淮南法席將無嗣正眼以傳者乎集故有黃公紹序憲伯君重以為誣盡讀之正坐滄浪禁例奚取序滄浪序自創也

黃鶴樓贈別詩序 林後

黃鶴樓名天下山延袤數百里趣鄂城距大江名曰黃鶴山也盡處石際然崛起石之上樓也傑棟崢嶸層甍飛舞偉然湖南一奇觀岳陽滕王不及也予嘗評斯樓

有君子之道焉屹立天南下睨八極俯岷峩倚星漢而不知其高納洞庭吞雲夢而不知其大洪濤弗驚疾風無靡寒期暑候與時偕行陰慘陽舒憂樂同態宣而能寂特立而不隘斯大凡也登斯樓也其亦將無取乎有是江山有是樓無是人其不孤乎登斯樓其將能無負乎進士金沙馮君時濟杓直沉晦好問學善紀古今事類然儒者奉使歧藩道經武昌憲副沈先生思古暨諸君子飲餞之黃鶴樓繪圖賦詩為別後序其勝與其所以登者如此君固取斯樓哉樓不孤哉君固能無負哉

異時翹楚士夫沈赫閭井振耀古與今如斯樓擅名湖南等而上之其必君也若曰凭高眺遠把酒臨風旅烟霞親魚鳥樂斯樂矣殆非諸君子之意亦非所以贈君子也

送周仲瞻應科詩序

吳寬

今之世號為時文者拘之格律限之以對偶率腐爛淺陋可厭之言甚者指摘一字一句以立說謂之主意其說穿鑿牽綴若隱語然使人殆不可測識苟不出此則羣笑以為不工蓋學者之所習如此宜為人所棄也而

司其文者其目之所屬意之所注亦惟曰主意者而已故得其意雖甚可厭之言一不問其失意雖工輒棄不省其言曰吾知操吾法以便吾之取而已惡暇計其他蓋有司之所取又如此夫國家今日之用人莫急科第其事亦可謂至重矣重之至則宜慎之至慎之至則宜精之至然而上下之所為如此吾不知其何說也夫既以科第為重則士不欲用世則已如欲用世雖有豪傑出羣之才不得不此之習願其所以習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笑上之人不欲荐揚人才則已如欲荐揚人

才雖有休：有容之量不得不此之取願其所以取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笑所以若前之云者豈下之人所習在是而上之人姑取之耶抑亦上之人所倡在是而下之人靡然從之也嗚呼文之敝既極：必變：必自上之人始吾安知今日無若宋之歐陽永叔者而一振其陋習哉吾又安知無若蘓曾輩出于其下而還文于古哉大原周君仲瞻侍其尊人大司寇游于南都有年矣其為人清慎而雅明爽而達蓋予所謂出羣之才也平居脫去矯貴氣習獨喜與太學畸寒之士相諱學

其學長于春秋而尤好古文詞以予之同其好也相好日厚會今年當大比告于司寇公將就試于其鄉諸友者惜其去而不可留也則相率作詩贈之詩成其所厚胡彥超葉昌伯輩過予俾序諸首簡噫仲瞻之行決矣以其學之長而少徇乎流俗其取科第也必矣然或使其確守所學不從風而隨波焉世亦未必無歐陽子者取之蓋文之體有不定也而學之志有定所以有不定者時之尚所以有定者吾之守時之尚自尚而吾之守自守此真所謂特立之士非流俗之所知而惟仲瞻為

可以語此也仲瞻之兄伯常先生官于翰林固常有意于歐陽子者仲瞻道經北都試即而驗焉予之年先于仲瞻而學視仲瞻為後蓋天下之困于場屋而拙于科第之尤者以是頗知其說而以為告若夫有科第以登仕版所以致君泽民之道仲瞻之得于家庭者有素矣予美以言為成化七年三月望日

中園四興詩集序 吳寬

古詩人之作凡以寫其志之所之者耳或有所感遇或有所觸發或有所懷思或有所憂喜或有所美刺類此

始作之故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後世固有擬古作者然往以應人之求而已嗟乎詩可以求而作哉吾志未嘗有所之也何有于言吾未嘗有所發也何有于詩于是其詩之出一如醫室所謂狂感譎語莫知其所之所發者也予自官于京師承乏太史四方之人以京師為士林而又以館閣為詞林爭有所求然卒不過慶賀哀輓之作而已幸其或為貞孝節義事正吾所當歌咏者又何從覈其事之有無漫出數語應之至於中之所欲言者反為所妨而未暇於作

常欲峻絕求者以力追古人而未能也費君昭齋家負好學博聞強記而尤工于詩平居凡有所感遇有所觸發有所懷思有所憂喜有所美刺一于詩發之詩成不復篇為之題總名中園四興四興者蓋倣杜子美之秋興推而廣之曰中園則系以其號也手抄成編請予評而序之予讀未及數篇已得其心志之大略蓋昭齋惟隱居不仕得不亂其所學然其造語雖若近師乎宋然方之今人空疎卑弱熟軟枯淡輒以盛唐自詫者殊科此又不暇論也昭齋少時嘗習程文欲取科第以

見于世而已素去賣藥城東一意古學其學之所至獨予樂聞門周庚知之庚既校正其詩非予誰為之序者

跋謝山人詩稿 吳寬

嗚呼山人已矣予得其遺稿于其從子翰林編脩鳴治而讀之惜其無年無位無子而獨有此詩也悲夫雖然山人之所無者乃衆人之所常有其所所有者乃衆人之所常無則予于山人亦何惜其不得為衆人也哉

楊學士詩序 童軒

詩不易作也作而無補于世教雖工猶不作也古詩三

百篇孔子取之善惡可備鑒戒二南正雅周頌之音用之鄉人邦國可以厚人倫美風俗秦之郊廟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其有補于世教大矣漢魏兩晉之詩大抵多主風刺于世教之補亦不可少者齊梁而下詞氣寔靡音律寔微校之正聲概無足取李唐作者相繼楊王盧駱首開唐音之端餘若陳伯玉之高古岑補闕之工緻王摩詰之清純柳子厚之平淡蕭洒亦各有以其所長名家其稱首則有李太白杜子美而雄爭鳴光燄萬丈今觀李詩古風五十九首及遠別離蜀道難諸作大抵

得于變風之體居多以譬而言殆猶太山出雲頃刻之間  
彌布寰宇隨以雷車電砲激霍砰礮及其颶輪一停則  
底乎無迹此誠神于詩者也杜詩北征詠懷苦戰冬狩  
等作要之得于變雅之體居多以譬而言殆猶滄溟巨  
浸涵雲天浴日月時或颶風一噬則電鼉蛟龍百怪呈  
露觀者每有望洋之嘆此誠聖于詩者也然二子之詩  
類多主文諷諫忠臣憂國憤事閔時之情不釋諸口謂  
無補于世教可乎嗣時而後又有若韓退之者以閔中  
肆外之才發而為詩竒崛演迤高者可薄漢魏兩晉

下者亦不汨于齊梁譬而言之殆猶河源出于崑崙合流  
積石三千里至龍門而下波濤奔放百折盤迴而卒歸于  
海此誠一代之詩豪也矧其志存匡輔憂民憂國屢形于  
詞謂無補于世教可乎宋元而下以詩名家者固非一人  
求其能接響于三子者誰與皇明天啟文運聿興作者輩  
出若今四明楊先生維新蓋其人也先生生而天稟異常  
在孩提時或授以書一二過輒成誦叻間常作吟詩教家  
人詰之先生咲而不答甫六齡入家塾學為對句九齡學  
詩逮年已有十四五所作詩歌五

六百篇萃為一帙題曰晉菴稿既而業舉子庚午大比先生首冠鄉解浙中明年遂登進士高第入翰林歷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嚮用未已文名大震一時四方人士求其詩文者履填于戶歲月既久復有詩二千餘篇又集為鏡川桂芳東觀等稿若干卷頃者寄自京師邀余為之評并序其首慨予自謝病歸者懶日甚學植荒落思能知先生之詩評而序之哉然予辱在先生同年之後義有不可得而辭者于是莊誦累日每于意會處輒以數語箋之仍統而論之曰先生之詩

其清奇不腐則李白之詞調也老健不卑則杜子美之氣格也浩瀚不竭則韓昌黎之才思也矧其詩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思誼篤而倫理明忠愛孝友交契之情諄々悃悃其于世教之補抑豈出于三子者之下哉譬猶甫田之稼藪々有秋艾而納之則如坻如京上足以羨公賦下足以給私室非但于寡婦之利而已此誠詩壇中之名家也嗟乎閔睢以鳥興而君子美之取其夫婦之有別也鹿鳴以獸興而君子大之取其賓朋之有禮也今先生之詩篤恩誼厚倫理其補于世

教如此藉使推而行之與民共由則人倫可厚而風俗可美也而李杜韓三子者亦豈得專美于有唐哉是則先生之詩不可以無作也審矣遂序之

和杜詩序

童下軒

詩自三百篇而降世以詩鳴者莫盛于有唐上之以詩名家者莫聖于杜子美蓋子美學博而才高氣豪而識遠故其為詩薄風騷而該屈宋掩顏謝而吞曹劉雖當時山東李白者能以光燄相高然于鋪陳時事陶寫景物排比聲韻多或十有餘言需若江漢奔流千派萬折

起伏澎湃而莫極其所窮當是時白亦瞠乎其後矣况其忠君憂國仁民愛物之心溢于抽詞之外者惡可以他詩例論哉故元稹有曰詩人已來未有如杜子美者信知言也嗣時而後歷五季沿至有宋凡與盟詩壇者鮮不以杜為宗往也則其体裁模其興象壯其風格務力求其似然而才不足者則体裁靡間識不高者則興象莫辨氣不充者則風格歉存愈似而愈不似愈工而愈不工是故宗杜為難也迨有元以能詩稱者則有若虞趙楊范揭諸公亦皆以宗杜名家評者謂各得杜之

一偏蓋必有所見也於戲宗杜固難况欲冥思其事追和其韵者豈不尤難矣乎南京兵部侍郎萬公岱之少承今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竹坡先生家庭之訓授以三百篇之詩用登丁丑進士拜戶部主事四轉而有今官學博才敏雅好吟事當其酒酣興發健筆縱橫雖一日數十韵而無難者問于退食之暇常取宋人周伯弼所選唐詩三体元人楊士弘所選唐詩正音歷次其韵而和之業已梓行于世矣茲服取伯生虞公所註杜律暨常布士董益所註杜選排律五七言絕

句總若干首不數月間盡和其韵殆若出其時履其地親聆其謦欬而熟覩其眉宇者其体裁其興象其風格雖不盡求其似而其豪邁渾雄者自無不似雖不力求其工而其清淡閒雅者又自無有不工故不必龍文虎脊也其如過都歷塊何必蘭宮翠翳也其如天然秀出何斯亦善于宗杜者矣豈直和其韵哉雖然飯顆山前苦吟生瘦白嘗有詩以贈甫也子美自謂曰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由是而言是知子美之詩亦且苦吟力索殆不可以易而為之者今岱之不數月

間乃能追和其詩數百餘首至于公牒游從舉無廢事  
雖其天才踔絕豈亦有神以助之與不然何子美之不  
易而忘之之易也河南方伯吳公行儉雅愛忘之詩欲  
壽諸梓乃介書徵予以序其端然予為之詩固嘗見矣  
予大方奚能序忘之詩乎辭勿獲因論前人宗杜之所  
以難忘之和杜之所以易如此云

朱先生詩序

楊循吉

予觀詩不以格律体裁為論惟求能直吐胸懷實叙景  
象讀之可以諭婦人小子皆曉所謂者斯定為好詩其

他館釘攢簇拘：拾古人涕唾以欺新學生者雖千篇  
百卷粉飾備至亦木偶之假線索以舉動者耳吾無取  
焉大抵景物不窮人情隨變位置遷易在心成狀古人  
豈能道盡不復可置語清篇新句目中競列特惠吟哦  
不到耳朱先生文奎諱應辰吳人也生洪武中仕終江  
陰訓導嘗從楊鈇厓游其詩至多予近為之選得佳者  
僅百首行焉視其舊雖刪去十七八然吾自謂無負先  
生也蓋吾平生觀詩率如此自知鄙性偏僻不合于大  
雅然自謂好詩到手亦自易見惟有失取固無失不取

也若今詩所存者可皆傳也其餘諸作非不清麗富贍可歌可詠然一學詩人則可以為而類之既曰欲傳之則將使天下後世人讀之豈可先自恕也汝能自恕人誰恕汝人亦何嗜于可學之詩焉故我不以是累先生也遂皆去之惟知詩深者然后知予之為先生謀者厚也君之外孫都穆實園行先生詩穆亦好學有才能世其母家業焉

木齋詩集序

童軒

異時予聞滇陽撫軍陳君以遜掌史居君志弘文學郭

君仲彬俱以工詩名家鎮守雲南征南將軍都會督繼軒沐公雅好文事而三人者公皆幕而賓之暇則更迭倡和藻句清詞金玉春應一時意氣風生自謂當並軼于唐人常柳之間而姚雍諸子不足論也予少時有詩癖亦時喜莅墨卿騷客者游暨官滇陽臬司而繼軒公之宰木拱矣陳郭二君亦物故不可作矣獨志弘以韻首休致于家然且杜門謝客予亦以不能識面為恨也嗟乎知音相遇之難有如是耶無何以遜之門人居誼張嵩奉其師木齋詩稿數百篇將梓行于世詣予請言

以弁諸卷端予愛而誦之見其体裁音韻態度思致與  
像俱有足現者蓋其用功也專其琢句也巧其匠意也  
婉故其鍊字也新雖時闖于溫李之門而語無險怪雖  
間禱于宋元之習而詞鉤棘于是竊評之曰以遜之詩  
其体裁之富如東風著物紅紫滿眸其音韻之清如鶴  
背秋高遂散驚月態度之麗如霞綉雲錦機杼自然其  
思致之嚴如洞庭微霜木葉乍脫其興象之遠如江天  
暝雪孤雁叫羣信乎以遜之工于詩也嚮使少加吟策  
而優柔于蕭散之趣雖謂今之韋柳夫其<sup>豈</sup>遇論雖然子

聞之昔淮南好客而八公之徒寔皆游于其門所著詞  
賦有曰大小山謂猶詩之大雅小雅聞者至今以為美  
談夫繼軒公之好文固不下于淮南之好客而以遜之  
儔固無疑于八公之徒吾知禾齋之詩將與二山詞賦  
並傳于後無疑也若夫以遜忠君愛國之情慕親交友  
之道好古希賢之學亦皆于此可以考見又非八公之  
徒可同日道也志弘聞而躋之曰孰謂世無楊子雲乎  
以遜為不朽矣以遜諱謙禾齋蓋其別號云

感樓集序

楊循吉

詩在精不在多在專不在備誠以其道之難盡故也有唐氏之世詩莫盛焉然自數大家外其餘諸公之集編或局于一體簡或止于數篇此豈其力之不能乎亦知詩之難為不必多與備也故其時詩人量力盡智各能自成一家言竟以取名于千載之下者以此大抵詩在天地間實藝之至精者其工可為其妙不可為也妙在觸則情感故其句美雖善詩者莫能自知之是以求好詩必有所俟于事之觸境之觸無故之觸也不觸則不可以舉筆就題而浪為然則雖欲其多且備之又烏

能多且備也先生吳中之耆舊剛明人特有通變之才素不業進遂隱于時其正則不惑鬼神其違則不諱貧乏勤儉自持以清儒致產千金默特鄉人風俗之柄者數十年其為人豈特詩而已哉既沒之明歲其子慈息抱稿見命定其次初漫錄殆千篇三選三減止于二十一首或以咎我曰太少哉余曰詩有片紙而存者有累箱而亡者其傳否不在乎多與少也詩人之詩非以迫成非必盡其胸中語也余用是遠推先生之意以為此編所謂有觸妙作其在焉豈必其多且備哉觀者自知

之矣先生性賀諱甫字美之其仲子恩中戊子解元有  
學行不第而致孫放今亦未冠游場屋其將益顯大先  
生隱行而及其詩乎

朱性父詩序

楊循吉

世以位為詩輕重小人哉里門巷之見也人嗜榮利至  
于朝市而止矣乃詩亦然雅道蒙厄評賞不公與世態  
俱作可嘆哉然隱士晦處丘樊之中跡不及天下無豐  
饑大勢以招啖賓客使稱已則其詩何怪不振悲夫惜  
哉彼市人者斯亦已矣同為騷友心知其詩不肯出一

語褒賞至又為指摘排棄者皆然此則又可太息者也  
嗚呼惟女子則如惟小人則忌掩能蔽才獨何人歎性  
父居吳對門之外早歲力學左圖右書殆于忘寒暑一  
吟一咏用以自適率皆簡淡高古有味有法不落穠麗  
枯澁二境非深入妙悟能然耶然性父詩未嘗自匿每  
亦流布在人家而知其詩者蓋鮮性父作詩豈徒俸屋  
自賞而已哉推敲指點務盡情景亦誠未欲鑒于知己  
之士也苟使其終身弗遇有碧山雙淚之嘆則朋友奚  
辭咎焉今吳中詩家不少何不共扶雅道少借公論于

齒牙間乎惟父老矣諸公推轂騷壇幸甚

遊虎丘寺詩序 楊循吉

虎丘寺者吳人之所恒遊者也有巖石絕澗之勝于郡中之山為最名者也吳人承前代風流之餘故嘗知來遊于此具酒餽載管絃各自以其輩至叫呼歡笑曠達而豪放者則有之矣鮮有以文字為樂者也故今日遊而明日遂忘之夫何故無傳之者如此也無騷人墨士所至則必有語言之留而其游也得與其文字久近之勢相為不朽即使不能流布百世以成故事而經歲歷

紀就其人生之間亦可考離念而驗悲樂焉則與衆人之游者異矣夫何故有傳之者如此也蓋天下之事所以假焉以久者文字而已矣雖古豪傑之士其所就功業奇偉經世未有不惜焉者也蓋有之則所謂奇且偉者不忘也而山林之間相與游從以為樂者其意真其言肆無猷諛避諱之咎而有輸寫傾倒之樂故其言尤為易傳而游者不敢不圖也今吾輩既得適意于山水而又能托興于文字則是日也亦有事焉雖固有他人之游者同于無傳而已矣亦庶乎非飲啜之徒也

明文海卷三十三  
 序五十三  
 詩集  
 朝正倡和詩跋  
 李夢陽  
 詩倡和莫盛于弘治蓋其時古學漸興士彬々乎盛矣  
 此一運會也余時承乏郎署所與倡和者揚州儲靜夫  
 趙叔鳴無錫錢世恩陳嘉言秦國聲太原喬希夫宜興  
 杭氏兄弟柳李貽教何子元慈谿楊名夫餘姚王伯安

明文海二百六十二

序五十三

詩集

朝正倡和詩跋

李夢陽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詩倡和莫盛于弘治蓋其時古學漸興士彬々乎盛矣  
 此一運會也余時承乏郎署所與倡和者揚州儲靜夫  
 趙叔鳴無錫錢世恩陳嘉言秦國聲太原喬希夫宜興  
 杭氏兄弟柳李貽教何子元慈谿楊名夫餘姚王伯安

濟南邊庭實其後又有丹陽殷文濟蘄州都玄敬徐昌  
穀信陽何仲默其在南都則顧華玉朱升之其尤也諸  
在翰林者以人衆不叙自正德丁卯之變縉紳罹慘毒  
之禍于是士始皆以言為諱重足系息而前諸倡和者  
亦各飄然萍梗散矣賴皇帝明聖斷殛元惡伸拔英類  
于是海內之士復矯々吐氣此又一運會也而顧君適  
以開封府知府歲覲都下乃有朝正倡和之詩盖予不  
聆此音者數年矣今一旦見之誰謂異于空谷蛩然者  
哉然倡和者五人而已而其詩頗獨多憂諫念歸之詞

則予不知所謂矣

詩集自序 李夢陽

李子曰曹縣盖有王州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  
之音也今途号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倡而羣者其真  
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  
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為韵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亡  
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弗採不列之樂  
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  
胡其思淫其聲哀其調靡々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真玉

子曰真者奇之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即其俗成聲今之俗既歷古乃其曲烏得而不古也故真者奇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辨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謠勃然而訛者乎莫知其所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復諧焉斯誰使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而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号也呻也吟也行咕而坐歌食吐而寤嗟此倡而彼

和無不有比焉與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覘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出文人學子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于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于是憮然失已洒然醒矣于是廢唐近体諸篇而為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也李子于是為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于是詩為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于是為賦騷曰異其意而襲其言斯謂有蹊于是為琴操為古詩歌曰似矣然糟粕于是為四言八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

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闔然無以難也自錄其詩藏篋笥  
 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慚曰予  
 之詩非真也王子謂文人學子韵言耳出之情寡而工  
蘇文有海正德間詩耳故自題由宋德集  
 之詞多者也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  
 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

函丈別情詩序 羅 玘

劉忠愍公孫景素憲使公之季子也大以三傳教京師  
 儻館統筵問業以貫魚入戶外履獵獵日暝有徒返者  
 以其指歸取解取進士一舉手耳至其自取之則以庚

子造士歷丁未庚戌癸丑丙辰皆輒黜庚戌有司者第  
 其文當九十揭名景素也嫌以忠愍為監臨賣公地此  
 何說也丙辰之黜吾友伍朝信實校之朝信景素戚也  
 易書無情豈天不欲以嫌累忠烈之裔也抑以昭朝信  
 之公也然景素以是亦漠然立乎虛舟以游于大海而  
 略無所繫着曰吾姑歸哉會南京祠部君以郎中來考  
 績祠部于景素為兄思省太淑人且拜忠愍公憲使公  
 之墓也則中流仙舟鼓柁同邁誥々羣生尚可以留戶  
 外履乎乃相聚謀曰以贖何如曰吾先生庶擯以行何

如曰吾先生廬在楚恐辭醜金以飲何如曰吾先生竣不取羣飲者然亦不可以虛也又合而言曰今茲吾儕是合九州之人于是也吳故以飲越故以調楚故以辭秦故以聲鄭衛故以音請自擇焉獨鄭衛之音無應者蓋今太平之世其革久也已又合歎曰博矣哉是合九州之音也于此可以觀先生之大可無序乎以吾宗生暘來請噫景素之舉庚子也吾寔同棘舍知在羣先生非暘請將序之矧暘請之勤乎為之序

葉子肅詩序

徐渭

人有鳥言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為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為詩者何以異于是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竊于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則否某句是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已而不免于鳥之為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耻下故語雖儉而實豐蓋所謂出于己之所自得而不竊于人之所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

所自鳴規其微疵而約于至純此則渭之所獻于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似某体某句不似某人某是烏知子肅者哉

送李子遂序 徐渭

李君將歸建陽諸同門及渭既以詩送請于師長沙公為之序而復命渭言于終篇渭嘗數與君談于禹蹟寺中君為予論學誠偽及王伯之辨至以宋之稱大儒者以為其言似堯舜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不為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為伯之餘習其語甚

嚴而理扣其所以摘而對之瞭如也至論荆通讀梁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為通有毅之才志通欲鼎分韓王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亦若毅以惠王不悅而奔反若憫通之掩抑不信而怨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為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之見其于古之稱大儒王佐者皆有以持其衡使人骨爽而耳快顧獨怨一掉舌士豈不以言王而行伯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以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所以論學誠偽也亦渭之素有是意而

不敢言者也君真壯男子哉宜其薄時人弗為也雖然古之人遠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尚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渭知君之學必為誠而不為偽其事業必為王而不為伯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sup>發</sup>之顯長沙公既已導其源疎其流而渭復敢抱一石以預防其稊米之罅者蓋欲竊附于責善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渭言或低之或昂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書草玄堂稿後

徐渭

始女子之來嫁于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不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為非女子之態也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嫗姥于是黜朱粉罷倩顰橫步之所加莫非問耕織于奴婢橫口之所語莫非呼雞豕于園槽甚至齟齬而笑蓬首而搔蓋回視向之所謂態者真赧然以為粧綴取憐矯真飾偽之物而娣如者猶望其宛々嬰々也不亦可嘆也哉渭之學為詩也矜于昔而頽且放于今也頗有類于是其為娣如哂也多矣今校鄰君之詩而恍然契肅然歛容焉蓋真得先我而老之

娣如矣

肖甫師序

徐渭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為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詩人迨于後世則有詩人矣迄詩之目多至不可勝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于詩類皆本無是情而設情以為之夫設情以為之者其趨在于干詩之名干詩之名其勢必至于襲詩之格而剽其華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窮理者起而揅之以為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有限而理之生議

無窮也于是其所為詩悉出乎理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沈理深而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為俳然謂彼之有限為此之無窮則無窮者信乎在此不在彼也肖甫與吾結髮而同師至十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同師也始同師時學為干祿之文既而分則同有事于詞家又既而合則同有事于道于是肖甫者為詩始入理而主議然其性也鬱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高故其為詩也沈而為人所難知夫兩詩家者

各是其是如聚訟然即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况沈而難知乎而予獨私好之某氏善肖甫亦好之將稍出其藏匣者梓以布而試其果投于人否也而謀于予予故畧道其所以然諺云鼠不容穴銜芻藁也乃予之評其亦果容于人否耶

嵩陽春詠集序

俞時

余以丙辰歲與嵩陽劉文脫別而東凡三易星序往如迅颺乃函近所製春詠稿屬言焉余惟弱齡同嵩陽筆硯兼廁鄉荐列而被提掖之好不可以辭也序曰淳濛

已披叢雪宣與風什渺微麗音互興漢魏晉李唐以來諸名家之外無濫選焉蓋常窈在中則言焉必應之而非會則雖高不行焉此其詩賦之所以泄于天而未易強也故性寒昏者不文而識以水蛭芒蝟者匪鉅鼓洪瀾而導澮者來浮媒之嫌抉剔削以自瓌奇者不無暴天物之忌大都不足為訓也我明與化軌宏宣釐胡元而靡之誠意潛溪正學文貞以迄李何馬呂王浚川諸公各為一時鴻業傾企云嵩陽慧心妙悟洽覽淵聞薙華苑之榛莽綜往哲之上乘孕瓊吐璣流聲乘于編

局而論事有掀髯之激抨彈權近補蜀之重慶守民士  
牧寧遺有烈勲竟以觸諫蒙抑于當國焉歸而卜清曠  
之宅耕汙腴之墟課厥二子振藻之暇鑿坏結巖棲心  
俗外風湍露壑瑩灌暢情雖誦老驥志在千里每含蕭  
理孫扼腕之咤而喜客以聲樂佐酒懸炙泛舟握筆按  
詩而宣衷則白傳晏元獻通脫閑雅之風致也故負逸  
氣者有真放而專精文字之業者必颺于不朽嵩陽之  
發為賦若詩若雜體也或以欣鉅平戀廟朝或以有所  
鬱結而通其緒或以撫景訓物而發傾倒之真要皆應

而會者至其辭之精博而俊敏也如旋波移光靡顏膩  
理翠黃赭白騰鶩迅驟如芙蓉噓舒之津縵錦艷以  
悅人如疏堂閔室之奧六瑚八羽之為賁如建牙握節  
指顧騎士而屈廬之矛水犀之甲咸錚以條理此蓋  
嵩陽之餘與諸作者相為競名嗣徽矣然其洞觀芥蟻  
八達之軌極意五岳奇域之外而杳非感足申脰顧軒  
慮輕之傷則所謂求乎大道而無所寓焉者非耶余曰  
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  
不窮以嵩陽之才之蘊而當燕越屯棘之會若辟命而

起將借功于綜畫者非尺筆可量矣而嵩陽無是念也他稿尚若干卷曰春咏者其一時取適之所為作也故為序

樞筦集序 薛應旂

夫詩之為教尚矣古者郊廟朝廷以及閭巷莫不有詩行人采風樂官達雅而人品之高下政治之隆污世道之升降咸于是乎考見其所係豈微乎哉周東詩止仲尼傷之稽古刪述以經天下而六義昭矣迨屈原放而楚騷作賈誼謫而漢賦興自是蘓李曹劉咸稱作者而

究其所自則唯以風騷為宗也至晉二陸潘張左郭後先繼起盡號詩人然皆步趨曹劉而依迴格詞冶奇漓率難語上唯陶靖節冲淡閒遠直超建安而上之迨三謝顏艷蹈襲風流而沈約江淹則過為模擬均之不可與言詩矣隋文中子以之續經亦猶馭閭巷歌謠之意也若欲具体雅頌其何有哉唐人以詩取士類多興起然唯張巡元結韓愈顏真卿司空圖猶有古意李白杜甫可為詩史其諸若高岑王孟之屬則以不落言筌不涉理路自相標致而藝林詞苑遂目為家法交相誇

謂一及宋人則雖擊壤感興諸作悉置勿論嗚呼詩云  
詩云曾謂若是云乎哉誠若是也則大小之雅儼乎訓  
誥商周之頌多類儀禮將不得為詩耶余嘗謂唐人之  
風獨尚乎風宋人之詩則雅頌為多間以語今之名能  
詩者則以數百年來膠于見聞皆不甚信一則曰唐二  
則曰唐而三經六義几于湮沒滅矣昨歲白石蔡公以  
所著中台集寄余山中余反覆玩之辭意融化而一出  
于性情禮義之正蓋多雅頌之詞而不專事于風既已  
嘆元聲之流行于天地間自有不容于偏廢者乃今泯

桂朱君以公樞筦集示余蓋公為兵侍提督京營時所  
著者將刻以傳特屬序之余讀之累日與中台集無異  
因憶往歲嘗與公論學于白下而公已大放厥詞互有  
談駁邇來垂三十年而公造詣益深涵養益粹故其發  
之于詞類如此蓋不特詩人之詩而已也泚桂君寔公  
在湖藩時所舉士其瞻依敬信于公而恩誼之篤非啻  
若今之曰師曰弟子云者故敢擊其迂愚而告之且因  
以質之于公為斯集序云

陶仲舉詩集序 郭造卿

仲舉居携李吳越之交也吳曰句越曰于豈非其聲則然而吳為越乎仲舉喜度曲為吳也為越也間似楚而或燕于閩無取焉况余以歧海鄙人而吳而越而楚游有年矣寔不相為能乃北學上國不得不為燕而且不及仲舉何以謂知音乎仲舉乃以集示我于空塞竊不知為吳為越為楚為燕而或其唐也夫余居福唐先輩有高氏嘗品彙唐詩而且粹其正聲多中原作者大方家而音韻率從乎江南蓋中原以北其氣雄而調亢自衣冠之江左吳變其為句越變其為於而化中原

者十之八其一二尚操南音豈昔南冠所奏者哉惟時中原久不采詩正樂日淪于下里而為邊曲者十之九求漢音于空谷而况三百之響哉况江左歸唐未幾而漁陽鞀鼓振是後有正堪聞不今治自江左而北太平過唐遠矣凡南人北遊者即以幽燕為中原而北人之知音也亦孰不以唐乎仲舉游南太學六朝之韻在所聞者南音耳至壯而北則燕市非昔皆周家制度漢宮威儀矣求狗屠擊筑而可與游者止之乃仗劍之塞上別調異響佐酒當歌即有雅化佳冶趙女環立于側

退彈箏取而桑間亦罕矣况有引商刻羽雜以流徵者  
哉所與將帥諸侯不能盡結賢豪長者他若販繒吹簫  
及舞劍一呷者每軍中樂作發揚蹈厲至于饒辭鼓吹  
凱旋入塞未嘗有燕喜之風而聞于樽俎間也雖善南  
者亦移之矣余會仲舉于開府開府居吳楚交善歌仲  
舉倚而和之開府頷而善焉反倚而和之則可與言詩  
也已今歸攜李故杜句邪於邪吳耶楚邪其不北不南  
而之唐者非耶余安足知之而敢與之語第高氏正聲  
每在其篋中几上而閩人之善評者又有嚴氏教氏咸  
為海內所宗仲舉訛以余為其下里或亦知之有屬而  
和者倘携李不謂然試以問于中原何如

見素先生詩集後序 邵寶

世有詩人之詩有非詩人之詩非詩人之詩而才情風  
致音調格律皆詩人也則謂之詩人也亦宜曷為而謂  
之非詩人之詩也有所重焉者在耳七月周公之詩也  
卷阿召公之詩也說者為風雅再變為後世詞賦之祖  
然千載而下稱周公者曰聖稱召公者曰賢稱屈原者  
曰忠而不曰詩人有所重焉在則不敢以所輕者加之

其固然哉今致政右都御史見素先生莆田林公天才  
高邁尚友千古天下之稱德學者歸焉稱經濟者歸焉  
稱風節者歸焉公之望于天下重矣而公夙好吟咏大  
篇短章傳播海內視漢以下諸名家所謂代不數人者  
翱翔驅馳未知誰與後先下上而况今之人乎今之論  
詩人者固不能不先公也而稱且不敢公亦不欲自命  
乃今之集而公聽之何居吾嘗聞公初以秋官郎言事  
左遷久而長憲湖南以病歸越數年起佐南台未几巡  
視江西以憂歸又數年起靖蜀寇功成乃老今又數年

年七十而望繫乎天下益重其間四十餘年所至有詩  
其時與地皆可考焉而所性謂情禮義者于是乎在公在  
山中時取而讀之其所感者深矣矧公盛德謙虛凡天  
下之所稱者退然不居賓友過從絕口世事而獨以詩  
相娛即謂之詩人公其辭諸乎公之績在朝廷國史書  
之金石絃歌播而傳之是詩之傳將非其羽翼乎此固  
集之者之心也而或謂以其所輕而加乎其所重亦過  
矣集凡十有四卷刻于吳縣尹西蜀高君公次今致政  
少傅邃菴楊公既為之序而公之甥今太倉知州黃君

廷宣復屬某數言于後某獲侍公三十餘年雖未敢謂知公幸竊誦公之詩與聞天下之論于是乎言其文若干卷別有刻者茲不著

送喬白巖北上詩序 王雲鳳

朝廷之賞罰政刑進賢黜幽春生秋殺禮樂之度數衣冠之殷盛宮闈之壯麗人物之富繁臣僚之奏對台諫之敷陳直諫之士各獻其忠技藝法理之才奔走而勤事其巧官者又突梯滑稽于其間此仕于京師者之所見也上以貪下應以賄上以驕下應以諂徇私托則致

人死徒困錮而不顧遇直道則外言好而陰尼之使不得行是非混淆賢否倒置綱紀壞而不恤風俗弊而不問民日窮財日匱閭閻愁苦之聲感疾無聊之態處無異笄女無蔽体之衣壯夫貧而為盜子戕其父婦毒其夫此仕于外者之所見也是故仕于京師者每有豐亨豫大歌樂太平之意仕于外者則思患預防履安知如危往々長太息而繼之以泣也是故外之情每患京師者之不知而京師者每患不知乎外也今聖天子御極遍告羣神遣使天下將祀事太常少卿樂平喬君希

大當之晉北自雲中歷雁門太原南至蒲凡晉之故無  
 不覽焉入關謁師總制遼菴楊公走千餘里凡秦之故  
 無不覽焉予始聞君至迂于南陵渡涇至邠返送之河  
 上同登九巖上太華瞰洪河濯清渭訪文武周召政教  
 之跡尋秦漢劉項爭戰之墟吊魏徵之墓式楊震之間  
 思丙魏姚宋之為治而嘆恭顯盧李之為奸君于是慨  
 然曰感有然也然則其志君仕于  
京師而知外之情在此行矣君倘謹懋密好學能文有  
 應變之才有容衆之量有定守而處之以和有定見不

無不覽焉予始聞君至迂于南陵渡涇至邠返送之河

出之以遜當天下事于他日成光明俊偉之業在此行  
 矣然予更願君出淺近功利之說去流俗尋常之見以  
 程朱之學為必可學以堯舜三代之治為必可復而細  
 求其故集義以養浩然之氣仁為己任老而不已夫如  
 是則古人何讓焉作詩贈君而以是說先之

跋張碧溪詩 陸深

詩必窮而後工此特世俗爾論世俗者以飢寒為窮以  
 富貴為達爾殊不知舉一世之人尊街大爵貫朽粟腐  
 者不少也而詩人則或曠代而僅見雖以唐學之盛于

大當之晉北自雲中歷雁門太原南至蒲凡晉之故無不覽焉入關謁師總制遂菴楊公走千餘里凡秦之故無不覽焉予始聞君至迂于南陵渡涇至邠返送之河上同登九巖上太華瞰洪河濯清渭訪文武周召政教之跡尋秦漢劉項爭戰之墟吊魏徵之墓式楊震之間思丙魏姚宋之為治而嘆恭顯盧李之為奸君于是慨然而感悄然而悲奮然而與有尚友千古之志君仕于京師而知外之情在此行矣君脩謹懋密好學能文有應變之才有容衆之量有定守而處之以和有定見而

出之以遜當天下事于他日成光明俊偉之業在此行矣然予更願君出淺近功利之說去流俗尋常之見以程朱之學為必可學以堯舜三代之治為必可復而細求其故集義以養浩然之氣仁為己任老而不已夫如是則古人何讓焉作詩贈君而以是說先之

跋張碧溪詩

陸深

詩必窮而後工此特世俗爾論世俗者以飢寒為窮以富貴為達爾殊不知舉一世之人尊街大爵貫朽粟腐者不少也而詩人則或曠代而僅見雖以唐學之盛于

三百年李杜兩人而止爾宋雖謂之無詩人可也由是論之則造物者于溫飽之具舉以與人也若不靳而獨于此事若深吝若秘惜若不欲令人闖覘者故吾必以為詩工而後謂之達耳石季倫潘安仁之詩非無工也終以富貴之極同盡東市彼二人者使知勇退早散之方固將詩人名在當時則以考終在後世則以免訾矣故吾之謂詩人非徒可謂之達謂之安且尊焉亦可也慈谿張碧溪先生字子威蓋近世詩人之工者也其所為之累者正坐米鹽細事余愛其人賞其詩而不免悲

其窮間嘗舉酒向碧溪願以此而易彼何如碧溪為余笑而不答此卷為鄭君宜重所書病起快讀因繫其說如此俟知者信焉

林和靖詩集序 黃綰

余嘗讀西湖處士林逋詩曰山木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為橋結小廬曰志肥幽遁以孤山為不足隱乎及讀史曰逋詞澄浹峭特既就稿輒棄之或謂當錄示後世曰吾方晦躅且不欲以此名一時况後世哉以今所傳乃好事竊記者曰是真

埋光鏟采者之為深矣乎他書又曰逋隱西湖朝命守  
臣王濟休訪逋聞投啟贄其文以自炫濟短之止以文  
學薦詔賜帛而已嗚呼是胡言之殊致逋將不得為  
同文仲先生<sup>之</sup>傳與夫自淳古既邁聖道日漓人懷勝私  
以詭賢竅聲以相嚇故一知所好而競心生焉知尚道  
德則競在于道德知尚風節則競在于風節知尚功名  
富貴則競在于功名富貴以至行義經術詞章技能之  
所在概莫不然夫競則妬嫉至妬嫉不已而毀言與是  
以世士美懿鮮或弗虧雖聖人不免獨逋也哉且逋嘗

不礼許洞、作譏訕至今浮薄之口猶誦之何傷也君  
子惟求自立而已不求自立而欲求人之無毀也難矣  
雖然由逋之跡以考逋之心蓋亦違世不恭之流與鄰  
老林君好尚甚雅輯其詩將以鋟梓且自謂其支裔云

陳王先生詩抄序

孫應鰲

余少學詩取名家所著作覽之見其比擬于聲格之似  
陶研于字句之工謂詩道蓋是也厥後稍有聞知以前  
所慕用者反諸性情不甚符合于是嘆息世所稱名家  
諸著作不過丹雘之施雕朽之附耳性情者自然之神

思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匪宗聖文罔準  
諸經烏能極華寔之根幹遡條流之滙澤耶思能無邪  
則性情之自然者不索而得不求而至發為詩歌淡焉  
不傷和焉不淫入耳感心平欲釋躁斯溫柔敦厚歸于  
自養之本致也余讀本朝諸梓行詩獨有取于白沙陽  
明二先生學詩者于二先生詩概目為迂嗟哉彼其秉  
心潜理含章司契無意于言而不得而言者下視銷鑠  
精膽感迫元和求附會輻湊之偶獲相去奚若耶規矩  
者方圓所由出立解于規矩則總術于方圓剗剗于方

圓則昧目于規矩此謹審繩墨之徒比屋接踵運斤獨  
照之士曠世莫覩也余故錄二先生之詩而並傳之或  
曰二先生談學諸詩子又不錄何與應之曰登覽贈送  
行旅晏遊詠懷紀時凡人事物情莫非學也專以詩談  
學視學拘矣專以學言詩視詩隘矣余又嘆息世所稱  
談學諸家至以韻語為答問議論之詳以歌律明心性  
動靜之理連章累牘不厭煩陋其弊將舉詩之規矩方  
圓而盡捐之三百篇無是也為賦為比為興或以風或  
以雅或以頌因事敷陳則何莫非學也是以不錄亦欲

淡學諸家現法二先生見二先生之不拘不隘坐得性情自然之神思如斯錄所具者是由規矩而出方圓之前轍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五十四

詩集

李三洲詩集序 王漸逵

昔司馬遷以布衣客齊梁南游江湘東適會稽探禹穴反而歸乃作史記杜甫以天寶之亂流落巴蜀徘徊于荆襄間日與赤甲白塩灩澦洞庭厓谷波濤之幽險勝絕為伍其飲食夢想悉歸之詩以發其孤憤之懷蘓子

瞻之貶也浪跡于湖黃江浙閩越僂萬瘴癘之鄉瀕死  
百折至于豺虎之穴鼉鱷之窟皆有姓字石刻傳焉故  
司馬氏之渾雄而炳鬱杜子美之詩兼備衆體古今稱  
盛而子瞻之詩文浩、如奔江決河一瀉數百里而莫  
之禦而其波瀾翻覆窮極變態可觀可愕其奇壯有如  
此者說者謂三子皆得江山之助其信然乎余友三洲  
少敏而力學博極羣書識其體要未達而詩文籍、在  
人口中及觀光于京師官于兩浙山之東西河之南北  
屢遷于川蜀湖湘甌貴閩越諸省間殆將歷天下之半

而過之故其于山川之形勝風土之習尚古今之迹仙  
佛之居聖賢過化之地登眺之懷一一拾而歸之詩故  
其詩之變態不常靜者如屋幽者如谷淡者如麈烟麗  
者如巧弄奇者如嶽怪者如壁浩而迅若驚湍廣而平  
若夷岸其無所不有也若入洞庭之墟雲夢之澤心亂  
目眩而不能遍焉所謂得江山之助者非耶三洲子當  
明盛之時履顯達其視三子之筮、然于逆旅間徒寫  
其悲此之情舒不平之鳴者迥異矣三洲子歸復篤志  
于聖賢之學凡世儒之高談心性浸淫禪覺者力辨而

深闢之以歸于中庸言行之際適與予意合他日與三洲子纍百仞之基登高明之台去耳目于支離掃舊天之花蕊尋孔顏樂處不于江山而于人間嗒然與太虛為徒而超于萬物之表斯時也謂之得天地之助可也三洲子以為何如序三洲之詩因嘆三洲志之銳學之正不可多見也故併及之

越山社送李三洲詩序

王漸達

自越山詩社成入社者凡十有二人天游陳子約中余子樗亭黃子丹山房子鶴台招子虛谷江洲三洲李子

泰泉黃子右溪倫子雪厓程子轉石倫子與予也未十數年間離而合、而離者復屢焉約中子歸于浙天游樗亭鶴台已物故所存于社者惟八人既而三洲子自楚蜀而歸泰泉二倫子自留都而歸雪厓子自蜀西甌而歸喜得一欸敘相與飲晏哦咏今年春泰泉子復以召趨夏三洲子復政于閩秋又聞二倫子告別而北上獨予老守于社然已衰憊齒豁顏悴皤然一老翁矣因嘆人之生一歲間其得失順逆可喜可愕之事倏然而至者不知其幾也夫人之生得失順逆可喜可愕之事倏

焉而至者不知其幾則夫吾社之會散離合屢更于十  
數年之間又何芥耶予幸老于社得于諸子會別時或  
送迎携酒食談笑賦詩遙附斤鷄于槍榆之末斯亦足  
慰矣昔人有數為其朋舊送迎者山鬼見而挪揄之予  
以蹇拙弗能儕同于諸子其不為山鬼之所挪揄者幾  
希矣然而猶能竝坐壇樹乘風咲咏以待諸子吾知社  
公亦或愛而憐之則予之蹇拙不能追從諸子雖不免  
于山鬼之所挪揄其將不為社公之所憐憫耶三洲子  
行諸同社猶舉故事祖餞以詩屬其序于予予三別于

三洲子不能不重有所感也為述其事而書之使山鬼  
見焉殆為之憮然也已

刻沈石田詩序

祝允明

唐人以詩為學為詩社風聲大同情性畧近其間李杜數  
子傑出然而格有高下音非遼絕猶十五國各為一風  
可按辭而知地唐亦然爾斯其美也宋劣于唐居然已  
其有傑出若楊劉歐梅錢惟演王元之林君復魏仲先  
蘓子美晏同叔王介甫惠崇之流猶唐聲也無已刻志  
少陵蘓黃亦爾雖門行若別而唐室暗符故能豪擅自

任然使孔子復生則有若瞠乎避席矣流及國南曾戴去非數子猶師道也洎至能務覲廷秀又自蘇黃而變然轉奧宛而趨暢愜或傷率易而隣訟辨矣或以宋可與唐同科至有謂過之者吾不知其何謂也猶不能服區、之一得何以服天下後世哉國朝詩人其如劉崧林鳴輩以至四傑十才而來班、然可知也有不以宗唐而勝于沈公獨醜涓流橫放四海一時風騷讓以右席嘗試觀之唐與宋與衆或未知我獨知之蓋其家法固主放翁而神度所寄唯浣花耳是以與覲羣怨君父

動植已發之而自慙人推之而莫辭號為我朝詩人謂其音異唐而猶挾其骨也不然徒以其語將不足以望前輩諸子況其上者乎公始愛予深其子雲鴻又余表姊之家也辱公置年而友昔命雲鴻持詩八編倩為簡次皆公壯歲之作純唐格也後更自不足卒老于家悉索舊編毀其後學者皆不知之此余猶為惜之不已今人重公詩亦多震于聲耳公學練左氏傳平生語言義理皆左與杜也其集稿甚富稍有華氏沈氏二刻本淮陰王揮使廷瑞又以所得百數篇成刻請序聊為一言

之廷瑞好作義惠事現沈集中贈其詩可以得其人

盛明百家序

皇甫汈

錫山俞君岳率輯我明之詩上自洪武下迄嘉靖二百年內自宗室相府以至隱淪閨淑釋氏羽流凡一百五十四人得詩若干首勒為四十九帙題盛明百家詩若高廷禮品彙計敏夫紀事特未標立正始大家諸目及載述作者之原耳每集各為小序紀其籍履非有甲乙如殷璠仲武也自起家以至謝秩還山幾三十年而書始成尚思購而續焉其用心亦勞且密矣余兄弟濫廁

集中嘗貽之詩曰媿非何岳藻猶得累殷璠盖且比冉曾云夫詩自三百篇而下代有作者漢魏去古未遠猶有詩人之遺風焉晉宋而下齊梁麗矣陳隋靡唐以詩賦取士其教盛行然声音之道既與政通而文章之興又閏氣運政有窪隆氣有醇駁而詩係之矣當時君上盛典學能文楚襄詡宋玉之辭漢武慕相如之作曹家父子蕭氏諸昂由此其選也運革六代唐數三宗上好而下從亦風起之也况宰相房魏在前燕許在後皆藝苑之英耶明初猶沿宋元之習詩無足采新安程氏所

編文衡止及樂府意亦微矣逮高楊張徐四傑偃起浙東宋王二學士倡之椎輪于輅增冰于水貞觀永徽此殆萌芽弘治正德之間何李二雋力挽頽風復還古雅長沙李文正誘獎羣乂摘藻天庭世宗嗣位之初己丑而後文益昌海內作者彬々響臻披華振秀江右相君亦屢吐握開元天寶庶乎在茲庚戌而後操軌于大厯防漸于元和矣嶺南類選蜀郡詩鈔繁簡雖殊芟掇未當是編脩矣其他密在私篋藏諸名山未及流布者猶倍屣于此然要之不能復出集中所存也吾明之詩余

所著新語與昌穀談藝元美卮言畧示倚撫互相詆訶大都体格法乎漢魏声調準乎三唐所未盡合者寄興之間性靈異秉才情頽乖且覩者由似而求其異即盛而慮其衰則思過半矣自後賓館丘墟至為馬廐婢室惡聞詩書指為調蟲小技于是乎有以言承譴者即使供奉流于夜郎襄陽終于韋布亦何憾焉岳率君蒙謗左遷竟尔棄置迺不忘初好可謂深于詩矣夫釋氏嗜佛雖罹八難而一念恒在菩提郢人抱璞雖至刖足猶三獻以明其為寶是編豈徒果于自信而羣玉將為照

焉足以鳴國家之盛傳諸後世不朽矣奚避哉

兄因是子還山詩序 皇甫孝

在昔詩與樂相為用孔子自衛反魯未暇正樂而先次序雅頌樂之止以詩故也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與政通矣上以政感下以化應故詩有六義而首之以風蓋曰民之從上猶物之從風恒鼓者風而易偃者草也是以先王以之在治忽而所係則大矣感之以中和應之亦以中和順氣以浹和樂以興王者

之風也列國之風隨其土俗而天子採焉正變殊而治忽所以分有其政則俗從之有其俗則声從之有其聲則樂從之有其樂則治忽從之上之可以政感道之有常而不易也下之必以化應世之易趨而不隱也譬如順流莫止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惟反其道之出乎上而不強其勢之成于下者也然泉水與新台並列墻茨與柏舟同什齊有太公之化而還刺從禽著刺新迎者何為也衛有康叔之烈而氓狐之音何其多也鄭之音聖人所遠以嚴為治之防者而羔裘風雨温乎君子之心

也魏衛之儉嗇唐之殺禮秦之氣概殆與風人始終焉而風氣與時升降則又未必其盡同而不變也以謂上以政感亦有政之所不能感者下以化應亦有化之所不必應者是必其人之傑特迥異見之高而養之厚不以外接之慮而移易恒性之懿此又自守篤志者之辭也余壬午下第由江而返作為詩歌率多慷慨之氣遺世絕俗之說固自勉于自守篤志雖困踣頓悴而親老食貧亦不以置之懷中乙酉之秋余與兄又下第由江而返兄于是七上而感不得志舟中作還山詩若干篇其

辭壯而不卑清而不苦當下和捧玉之辰有謝客登游之思余時病疴蔽喪敗衾喘息尪廢而間一讀之不覺洒然出塵飄乎將乘桴滄海而舉手謝時人乘雀緱山之頂也如吾兄非見之高而養之厚自守篤志不受變于俗者乎非所謂政之所不必感化之所不必應者乎余與兄幼同寢帷長同師友兄既四屈場屋而余始與之從事于有司或以兄之蹇滯鬱匿將俟余而偕奮也今擯辱相依嘗策蹇並驅于閨門之外而流離大江之波者亦既再矣弱季隨試都下亦一舉而振矣兄蓋

俟余而偕踏者也豈不謂之天乎雖然子瞻子由嘗欲  
 偕老于山林而不可得雨沐之嘆至今淒惻而余二人  
 固已得之矣可以老矣無志于簪笏而甘心布素優游  
 故山之廬矣故能自守篤志雖以政感之而有不應貧  
 賤憂戚則亦不為無助也既越歲余始為之序其因憶

聽雀亭

叙別詩引及詩自序之福

聽雀亭叙別詩引 金福

弘治癸丑四月既望太史東萊毛惟之先生得賜歸省  
 其二親過別予于聽雀亭遂循故事為設筵以祖招而  
 至者喬考功希大沈貢士弘濟于時義馭淪虞太白導  
 宿尊俎陳台辭亭露坐蓋有待月之意焉而東按蔽虧  
 清輝遲疑欲前且卻若有所俟于是命燭繼輝下簾蔽  
 風輝射簾隙自亭達台若飾金碾珀遙連緯芒雖雜蒔  
 未鬱蔽而陰扶疎與人影錯小雀晚蹄引領未啖鼓翼  
 漫舞若和而答乃遞起入簾抽毫發思得聯句一首先  
 生和之客繼和之復若干首而景物離懷大約盡之矣

俟余而偕踏者也豈不謂之天乎雖然子瞻子由嘗欲偕老于山林而不可得雨牀之嘆至今淒惻而余二人固已得之矣可以老矣無志于簪笏而甘心布素優游故山之廬矣故能自守篤志雖以政感之而有不應貧賤憂戚則亦不為無助也既越歲余始為之序其因憶去秋之事如隔夢寐冷然有懷然亦不以是而移其志使後世有觀詩者出亦知余二人之所成初不異于古之傑特迥異者也

聽雀亭叙別詩引

錢福

弘治癸丑四月既望太史東萊毛惟之先生得賜歸省其二親過別予于聽雀亭遂循故事為設筵以祖招而至者喬考功希大沈貢士弘濟于時義馭淪虞太白導宿尊俎陳台辭亭露坐蓋有待月之意焉而東按蔽虧清輝遲疑欲前且卻若有所俟于是命燭繼輝下簾蔽風輝射簾隙自亭達台若篩金碾珀遙連緯亾雖雜蒔未鬱蔽而陰扶疎與人影錯小雀晚蹄引領未啖鼓翼漫舞若和而答乃遞起入簾抽毫發思得聯句一首先生和之客繼和之復若干首而景物離懷大約盡之矣

此詩在

嗚呼良辰嘉會有偶然之數哉事不盡于出天而人不知其然乃委之于天而不知天亦不自知其然而然矣文章勛業垂休命世在我者惜陰悼時不敢自後而究其所成有幸不幸存焉則亦何以異此彼以有盡之年而區、狗不朽之名者殆不知偶然之數且出處去就離合反覆相尋而吾生以終亦人所不免或嬰情感懷以為大故然不知偶然者也若先生撫景放歌開口酌別蓋得之矣

九日登高詩序 李默

漢桓景以九日登高釋于厄後世遂成故事秋高氣清亦登眺之極節也是日偕館中諸君子薄集西山碧雲寺采菊泛酒雅歌讌談俯仰之際以欣以慕以怨以懼隨其所得賦之于詩余惟古今同情也悲樂同感也右軍之于蘭亭李白之于金谷皆能述一時之抱極與感之由每攬斯文用加艷賞以余視昔其庸有異者哉予嘗寤寐厥理矩矱人情凡感極則思悟樂窮而後悲作方在市朝朶頤染指如夢如醉及夫觸物生懷索情反本則必有輕富貴于土苴羨身命于朝露以求自肆于

形骸之外是借役于物而不能折之于智謂非惑哉故  
 自其不盡者而現之已非松喬之所能窮自其盡者而  
 現之雖天地有時而毀而况于蟪蛄其間者乎故數者  
 造化範圍之術者也安其所終而弗為妄者達之道也不

九日登舟行序  
 沈青門詩序

所作品以斯意用自列于切磋非以蓋于前賢云

往予聞沈青門于顧東橋公談之不置以江湖詩人第  
 一流也出其詩卷現之卷中既多佳句又工為行草書

相與覽賞嘉歎久之而罷知公不妄譽人也是時青門  
 詩名已盛士大夫折節下之或忘形迹與締交盟且滿  
 海內予始從顧公所知之予則陋矣轉徙宦跡數年斥  
 歸閩海上無由一見其人今年冬君裹糧南行踰嶺遊  
 武夷度三山入清源訪予草堂彼此如舊相識予所以  
 驩然于傾蓋之頃以在金陵顧公所閱詩卷也君顧謂  
 斯行獨有意于予再見則出其集曰吾詩非得尊嚴一  
 言未敢以示人人嗟呼余喜覩君方窺其笈冀見一二  
 而恐不可得乃辱不請而盡得之駢珠編玉奪目駭視

形骸之外是借役于物而不能折之于智謂非惑哉故自其不盡者而觀之已非松喬之所能窮自其盡者而觀之雖天地有時而毀而況于蟪蛄其間者乎故數者造化範圍之術者也安其所終而弗為變者達之道也不貪物不喪已守吾正以待之豈不偉與聊叙羣賢述其所作品以斯意用自列于切磋非以蓋于前賢云

沈青門詩序 王慎中

往予聞沈青門于顧東橋公談之不置以江湖詩人第一流也出其詩卷觀之卷中既多佳句又工為行草書

相與覽賞嘉歎久之而罷知公不妄譽人也是時青門詩名已盛士大夫折節下之或忘形迹與締交盟且滿海內予始從顧公所知之予則陋矣轉徙宦跡數年斥歸閩海上無由一見其人今年冬君裹糧南行踰嶺遊武彝度三山入清源訪予草堂彼此如舊相識予所以驩然于傾蓋之頃以在金陵顧公所閱詩卷也君顧謂斯行獨有意于予再見則出其集曰吾詩非得尊嚴一言未敢以示人人嗟呼余喜覩君方窺其笈冀見一二而恐不可得乃辱不請而盡得之駢珠編玉奪目駭視

酬接之不暇連數旦夜不廢而後帙窮何其快也夫江湖之人羈窮自放出于無聊不繫之跡抉斥物彙迂觸光景春撞其鈎棘之腑腸擅極工苦驚人口頰而施于廟朝則見為瑣迫傷劇而不可居現君樂府古詞雜咏遊適之作近于工者之詞其所處固然也至覽<sub>于</sub>觀京都恭睹今上制度禮樂之鉅盛擬為應制之篇形容功德頌美撫華麗而有則誇而不浮與學士達官雍容司存蹈魏要而昆清切者競其体况豈材之兼者固不以所處自為限局與錢塘繁富明麗江南都會也君生其土

而故少司寇省菴公之季子也習其家學資聞廣益闕國家之光而講中外政俗之變臚、有倫非生于窘窶崛側者比也則其長于彼而且兼乎此有不足異也予獨有異焉君恂、恭敕風致藹然其所為邊關諸詩意氣激發溢于聲律之外如彈鋏欲邀公子之車歛戶必得美人之首攝衣從虛左之迎猶餘矜色持槃招他人以軟徐出謾言又如睨柱秦庭不辭碎首燕市擊筑髮上衝冠使人讀之馮軾而有擊轂之爭隱几而有按劍之怒抑又何也豈其獲落無用雖托以為佚而雄心俠

氣猶不能自釋時：見于此耶窮者之于詩雖腑腸鉤  
棘以艱拂工苦擅能亦資磊砢骯之氣以昌其詞一日  
有引而置之在位投筆而起不難立當世之奇功君知  
已盈海內徒以為詩人而已無復有意引君者而君亦  
且病矣斯落落磊砢者將何所洩越其亦日磨歲鏢歸  
于澌化已矣予叙君詩既論其所長以啟衆人之好又  
慨其昔壯而今憊也

碧梧軒詩序

王慎中

不得志于時而寄于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

蓋多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故也材不  
足以用于世而沮于貧賤宜也又何怨焉才足以用于  
世貧且賤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寄出于不平烟雲水  
石虫魚鳥獸草木之見者皆可怨之物寫而為詩皆不  
樂之旨是其人于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與淮  
府儀賓上海李君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  
士榕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君于詩獨冲  
融寬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狎于王門之貴富漸染華  
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于世者而魁傑崛宕之氣操

磨鑠華至于化盡無所復存其怨也將其安于時之不可冀命之無所復為放其志于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于世者于有可冀之中猶萬有一焉終不以為不可復為輟其冀之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婚于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徒而欲有為于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既若此矣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賤且貧焉此跡定以高自隱約枯槁偃蹇以見奇齟齬忤觸而洩越其芒角其怨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為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

與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繁奢附倚之徒其為鬱鬱而不可居殆有甚于貧且賤焉之所處君亦何以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托婚于宗室之家者相娛以供樂競為綺豔媮腆而患于不足狗馬子女之養畢給而喜爾君獨深沈寂寞畜其氣苦其思以託于烟雲水石虫魚鳥獸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鏤之力與寒士爭其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必大有所不釋于貴富之養憤懣鬱積決焉而肆于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渙然以平而其詩詞雖不怨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既觀其詩

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博士以醇學篤行為鄉國善士而困于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泣然出涕不能自勝以為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軒詩者覩于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陳少華詩序

王慎中

由漢而下為詩者多矣其人大抵陵夸恣傲睥睨倨虐挾能盛氣逞眾物而犯一世或放浪詆譎剽輕不根喜自佚肆脫去繩束而為慢侮世皆可狎而于人無足嚴

其憂愁隱迫愆憤無聊天地若無所容而人不可與偶好為不平諷刺多怨而善悲故能設奇託恠鈎深抉隱窮四時之變而引萬物之類作為語言以道人情之所欲寫而不能本有而不得以已者其詩之工往極其至焉雖其詩之工然亦以傲虐慢侮怨悲諷刺負世之累有其材者固不免有其病與余少而喜為詩以為文之窮情極變引物連類指近而寓遠陳顯而寄微足以感人動物咏其所志者莫善于詩其好之甚專治之甚勤自顧其睚眦齷齪謹繩墨而蹈規矩于詩人之病不

一似之宜其不能工也人各有所受不能相襲勉而為之卑氣駑質閑心緩性震掉而排擊之非其所習終不似也故亦卒莫能工之乃吾讀陳少君之詩心有異焉君簡重脩潔提肅寬穆步趨衣冠頎然成德君子也于人無所不愛敬發慮出政以臨其民尤恐傷之有仁人之風于詩人之病非惟不似之乃薄不為也其詩之工蓋余所謂窮情極變引物連類善言其志而足以感人動物者也如余之愚苟無其病則于為詩不能副其勤而足其所好猶復貪慕勉強几幸似之終以不習而自

止非能薄不為也余誠愚不足論然觀昔之為詩者皆雄偉恢闊絕倫特出之才猶不免有其病而僅能名其詩以見于世陳君獨兩得之豈非難哉余既盡讀陳君之詩因論而序之以志吾愧且使學者知世之為詩者固有無其病而成其材如陳君者也

朱碧潭詩序

王慎中

詩人朱碧潭君汶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往來荆湖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簸波濤以為壯也登匡廬山游赤壁覽古名賢栖遁嘯咏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為

詩耽酒且放當其酣嬉顛倒咲呼權適以詩為娛願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為意者其詩不行于時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汚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謂之曰何物可憎徒浣墻戶曾不可食其為函餅耶取筆硯擲之欲以怒君莫其他有所為君不為怒亦不愛也一日羣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誼問市中莫識為誰久迺知其為君也吏人至門彊君入謁君衣襦衣窄裋長裾濶步趨府守下與為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坐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坳

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欹傾植竹撐柱坐守其下突烟晝濕旋拾楮葉煨火燒筍着茗以飲守臯隸忍飢詬罵門外君若不聞于是朱詩人之名譁于郡中其詩稍傳于人口然坐以正夫交邦君指目者衆訕疾蠶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為能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于人人猶不知重其詩覆用為謗嗚呼可為窮矣凡世之有好于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愜于心其求之而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如豈

有所計于外詩之不足賈于時以售資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若為閉閣吟諷凍餓哀沮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烏足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謁余懷詩數十首為贄色卑而詞欵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余一言以為信也豈其刻腸鏤肺酷于所嗜雖無所計于外而猶不能忘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為好也君既死予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為足重君之詩于身後哉

陸龍津詩序

王慎中

維揚陸君龍津少以異質有文名每出語輒驚其先生長老治舉子業譁然著于一時有司試士君即收其最等人謂陸君俯拾場屋後選于地芥耳君顧不樂為舉子業曰是拘曲繳繞者不足為獨好為詩陸氏世有詩人以其學傳于家君與諸父昆弟相唱和長篇短什易詞險語更往迭來江左諸謝羣阮風流不足多也君詩益工文日益不著有司至試者鮮復錄君同輩見其如此亦易視之君獨自得視衆人以舉業浮詞蠟取声利者泊然如此也不少摧其意其好詩益酷晚乃從一官



余也余既嘉其好又愧其意也讀其詩卒編遂序而歸之

巖居稿序 王慎中

巖居稿者吾同年無錫鴻山華君子潛罷翰林家居所著詩也丙戌賜第當今上圖治之始方招延茂異思與翊贊鴻猷黼黻大業之意甚盛于是選其俊彥養之館中得二十人蓋其慎也子潛與姑蘇陸浚明袁永之携李屠文升在選中尤以才名最于同館皆吳人也會大臣異意正邪相軋之机未決朝議靡所定館中所養並

除他官無復留在翰林者浚明永之又以譴謫久廢而子潛與文升最後乃由郎中改授脩撰陸袁二君廢既久著書益多君與屠君以文學進用清顯為上左右顧問講讀之臣復善為詩歌而吳中之材雖或廢或用要為有盛名于時然文升竟以疾自免君亦繼以謗貶自疏乞休詞學之士反錮于右文之朝良有不可知者昔之以才困者往挾持所能之過憑恃傲睨以干世怨而犯神之所忌故不有忤于人則必有畸于天而諸無是也君尤冲雅惠良不以才智先物厚自處而薄責人

有君子長者之風而亦以不容于世乎其尤不可知也  
夫永之文升既長逝惟君與陸君在耳因論方明論思  
潤色之託宜無踰君當有圖及此也而君所為詩頌洒  
然自立于塵壒情累之表意象之超越音奏之淒清不  
受垢氛而獨契溟濤若木居草茹服食導鍊淪隱声迹  
者之所為言非世人語也豈其果于自廢不唯與世絕  
無復有意于世用昔急君上憂民物之志悔其非計而  
翊贊黼黻之盛如浮漚噩夢永棄而不顧耶嗚呼人方  
有意于君而君乃自絕于人其曷<sup>為</sup>潔肥遁而不汚乎其

亦懷奇抱瑜足<sup>以</sup>自好怨而不怒也予知是詩之妙含  
藻發擅長而成名其所以自悅者固其所以自窮與雖  
然士之得志于仕顯融尊貴者未嘗一日無于世而半  
語片言合乎古而可傳于人者不輕使有之也君雖以  
詩自窮其又何憾民物之事功惟其無意于為之迫之  
而後起為之而必成逃世自足者人將求之而有意于  
干世者不得也君豈終窮者哉予既為此序遂書一通  
以貽陸君共評之當以予為知言也

顧洞陽詩序

王慎中

剛柔舒促淫濫泰約之變人之性術情好動于其中而  
美惡之形成矣因形以有聲而得失邪正之言所由以  
出人之居處有養而踐歷有習拘焉而不備則于物之  
變有所未嘗性情之動亦曲而不中羹藜含糗者固不  
可語膏粱之豐旨而飲于珍滋之秦者亦豈知蔬茹之  
有甘櫛風沐雨勞筋憊骨之夫孰知廣廈細糲安坐徐  
行之為適而雍容都雅墮弛其四体者與之談郊野道  
塗勤動之故則不省其為何供樂憂勤之境士大夫居  
養踐習之所閱蓋有終身由于此而不適乎彼者矣故

人之為言其出于剗悍苛促困濫苦約而無聊者必其  
閱于憂勤之所為而狎于供樂之習養常柔駕舒漫泰  
肆淫靡而不知節如是者莫審于詩久矣夫和平之聲  
不聞于時而士大夫之能美其言者少也毘陵無錫顧  
洞陽公好為詩其學于古無所不窺而皆以資為詩  
日益工好日益篤雖晚而不倦積日之多其詩至千餘  
篇可為富矣約乎禮而不迫優于興而不放文質相宣  
華寔各得誦其詩不知其用意立法之至者亦悅其有  
和平之聲洋洋乎其可愛玩而咏嘆也公所居天下所

稱華潤膺厚處也故宦家而先世獨贏于財士之起糠  
糲奮蓬藿惠陋鄙朴而崛與者非公儔也仕為行人為  
郎為郡守以至外台副使弥尊顯矣其為行人以諫忤  
康陵繫詔獄杖之闕下僅而不死為郡始為泉州起復  
為虔州皆限帶嶺海荒阻險側崎嶇而詰曲而儉窳鹵  
确仕所不樂往為副使乃在珠崖大海島上亂臣侵犯  
驚濤而後至其境毒霧盲風炎厲怪禁之聚故漢所棄  
地也身外迹遠有蛮夷雜俗之治事机合還而禍變反  
覆畏諛慮患焦乾造次而不得休其嘗乎憂勤之變熟

矣生于佚樂而行乎憂患勤所養不以勝其所習而所  
習有以充其所養宜其為言之美如此盖性情之效而  
非鎔鑄意義雕琢句律之所及也世慮憂勤而悴瘠都  
佚樂而晏偷其性情不中甚矣顧忘意于公之為言又  
烏可以為美乎公守泉時予新以迎婚乞歸及侍公公  
詔以詩予方讀李杜詩未熟也公數：談建安正始之  
風予退而購魏晉人詩讀之然以尚少不能解其旨未  
敢有所請今乃得閱其集而序之信乎公詩之美盖有  
得于魏晉也予序公詩獨論其性情之效以著其所以

能為美者非苟然也然予固所謂履憂勤而悴瘠者維  
能知公之詩為尤媿恨于不可及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公, 詩, 憂, 勤, 瘠, 媿, 恨, 予, 固, 謂, 履, 能, 為, 美, 者, 非, 苟, 然, 也, 然, 予, 固, 所, 謂, 履, 憂, 勤, 而, 悴, 瘠, 者, 維, 能, 知, 公, 之, 詩, 為, 尤, 媿, 恨, 于, 不, 可, 及, 也.]*



